

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—發心學教、私塾教學」學習分享 成德法師主講 (第五集) 2020/10/11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檔名：55-202-0005

兩位會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上一次跟大家是講到「十年因緣」裡的「私塾教學」，我們從「發心學教」來交流起。

師長老人家談到了，他接受了老師的條件，李老師就安排師父上人在慈光圖書館擔任管理員。李老師每個星期三在圖書館對外公開講經，堅持了幾十年。對於我們一個弘法的人，看到堅持幾十年，也在提醒我們，要利益到眾生，沒有幾十年的時間怕不夠。我們看佛陀講經多久？四十九年。眾生沒有這樣長期薰習，他要完全轉過來是不容易的，《阿含經》，小乘經就講了十二年，方等講八年，接著才是般若，二十二年。所以李炳南老師也是都提醒老人家師父上人，定在一個地方，長期教化。但因為老人家的緣分，一直沒有辦法定在一個地方。但是也很有意思，因為老法師他發願學釋迦牟尼佛，那釋迦牟尼佛是遊化，哪裡有緣哪裡去，所以師父也是世界各地有緣就到哪裡去了。而且這麼遊遊遊化到最後，居然在聯合國有一個道場，「淨空之友社」，你看也是佛菩薩的加持安排。但是那是老人家的緣，我們的話還是哪裡有緣能夠定下來，就長期在這裡弘護正法，而且很重要的講經不要中斷。

其實很多道理都可以透過我們自身自己去感悟，比方說我們去體會不中斷，每天都聽經，每天都有早晚定課，就會覺得狀態一直在進步；可是假如二三天稍微懈怠一下，就感覺會有退轉。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話：「三日不讀書，面目可憎。」古人還可以撐三天，我看我們撐不了。再來，大眾也會執著，他在電視機前面聽跟現場

聽一不一樣？不一樣。那你說他自己分別了，你看人家孟子跟孔子學，孔子都不在了，孟子還是可以學得很好。這些道理我們都會講給別人聽，那我們自己真的是這個境界了嗎？印光祖師他常常說如面佛天，你一拜佛，就好像佛就在你面前一樣的恭敬；你一把師父的經教打開來，那種感覺就好像師父真的是就在你面前給你說法。

當然我們自己能做到很好，眾生做不到我們也要很能體恤。我們要要求自己不能分別執著，面對眾生分別執著很能理解，這個就是忠恕之道。不能用反了，自己分別執著都沒有注意，也不承認，別人一分別執著，就用師父教的道理指正他，那人家心裡很不服，你又沒有比我好很多，每次都一開口就是大道理給我壓下來了。所以《大學》兩句話重要，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有這些優點了，我們再去帶動別人來做到；沒有這些缺點，我們再護念別人放下，這是人情。

所以老法師說，得不到社會大眾的諒解，都要回過頭來反省自己，一定是我們這些人情事理考慮得不夠周到，沒有設身處地，沒有顧及到他的感受，還有我們的成長空間，不然菩薩所在之處，應該讓一切眾生生歡喜心。這句話我們都很熟悉，菩薩所在之處，讓一切眾生生歡喜心。那我們現在學佛，我們要行菩薩道，家裡跟團體只要有哪一個人因為我而生煩惱，那我還有成長空間，我要反求諸己，怎麼來調整，讓每個人都生歡喜心。那當然，假如我講到這裡，你的腦海裡馬上浮起來：「太難了！」首先這個念頭要放下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不能又起了個太難了，這就是個分別執著的念頭了。所以境界沒有問題，障礙在念頭。你說真的很難，您可以寫下來，我們再來討論，我們一起想辦法，善友為依，一起想辦法、一起解決。

所以我剛好前不久去了倫敦，那就有跟一些佛友見面。他們以

前沒見過我，有的聽課也聽了幾年。然後見了面，我們聊啊聊啊，就聊個一二個小時。其實我那一二個小時我在講課的時候都講了，但是他聽完就說：「我今天收穫很大，這個在現場聽跟在電視機前看還是不一樣的，怎麼感覺好像當面聽你講，好像每一句都聽得懂，都能夠入得了心。」我當時就覺得這個還是要恆順眾生，有機會直接面對大眾，那個感受還是不一樣，所以講經不要中斷。

我們馬來西亞很殊勝，有幾十個淨宗學會這個弘法的地方。所以現在疫情還沒過，大家現在養精蓄銳，厚積薄發，到時候有機會了就可以去廣修供養、去弘法利生。我看好像還有同修已經利用網路上課了，現在網路有個好處，可以看得到人，還可以現場互動，這個是拜科技之賜，我們都要善用這些工具。

這又講道：「對內」，李炳南老師「在台中蓮社辦了一個經學班，培養講經弘法的人才，學生有二十多個，全是在家人，那個時候我還沒出家。他要我參加這個班，我不敢，因為我知道講經太難了，那哪是普通人！什麼人有資格講經？開悟才可以。」這古代的規矩，但是我們現在遇到特殊時代了，所以特殊時代還是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待會師父會講怎麼解決。老人家說了，「古人講，『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』。我可以聽、可以學，我不敢講經。」不知道大家聽了這個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大家第一次聽到這句的時候緊不緊張？

後來有一天我思考了一個問題，從文字上看就一個字，有那麼嚴重嗎？可是從心上看是很傲慢。因為他雖然講錯一個字，其實已經不照佛陀教的講了，有沒有？明明佛陀講都有因果，他怎麼會說不落因果？不落因果不就沒有因果了嗎？所以佛四十九年所說的，從事上講就是兩個字「因果」，他怎麼可以說不落因果？那不是狂妄了嗎？所以看起來是一個字，從心上看那已經偏得非常厲害了。

而且佛不是只有講給我們聽，佛自己也示現，他都成佛了，可是他有馬麥之報，吃了幾個月的馬吃的糧食，怎麼會說不落因果？

所以我們看佛陀、祖師、師父上人講得圓滿了，講得很清楚，還帶表演給我們看，可是我們還是照自己意思講。所以老法師很慈悲，特別護念我們要走弘法路的人，他老人家說，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個字。諸位同修，我跟大家保證，你們去查所有祖師留下來的教誨，你們去查查看，有沒有一句話，哪一個祖師說，我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哪句話，應該沒有。但老人家講出來了，他是應機，他看到假如大家不重視這個態度，一走弘法的路，最後一定貢高我慢。因為我們這二三代人的根基，那根本就沒有辦法跟古人比，因為沒有那個環境了。老人家是從小有家教，又還上過私塾，老人家是我們爺爺輩，那代表七十歲的沒有，四五十的沒有，二十幾的也沒有，三代人了。而且三代，大家看那一代就退多少？退得很厲害。可是還得弘法，不然佛法就滅了。所以老人家有很多話都是應機慈悲護念走弘法路的人，因為他是過來人。所以老人家說最佩服孔老夫子，他的用意就是讓我們對這八個字不能掉以輕心，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所講的是孔子講的，所講的都是古佛、都是佛經講的，述而不作，哪有自己的創作？

可是大家注意，現在的整個風氣是什麼？都強調要創新。其實創新不是不對，創新的根本是什麼？利益眾生，你那個創新不能失了這個根本。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所以那個創新是方便為門。可是慈悲為本跟方便為門也不是二，方便從哪裡出來的？從慈悲為本出來的；創新從哪裡出來的？創新從利益現代人出來的。結果現在的創新從什麼？從可以賺到錢出來的，哪去管這個東西對人的影響是什麼。結果我們現在看到好多父母非常的痛苦，因為孩子都陷在這些電腦遊戲裡面了。孩子不睡覺、孩子找不到，你說那父母不是

度日如年？那些創新這些電腦遊戲的人，有沒有因果責任？

所以這個時代的一些風氣我們得用正知正見，自己才不會隨波逐流去了。所以從這裡我們就看出來，老人家待會後面要講的，佛門培養講經的人才，怎麼培養出來的？複講。這個中的道理我們得要體悟深刻。就像為什麼要守三個條件？那我們看到這個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我們能得到教訓，不能順著自己的意思講。尤其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說的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除非證阿羅漢，不然不能輕易相信自己的意思。所以這個已經是偏了，沒有述而不作。所以述而不作對治我們的傲慢，傲慢是瞋恚的核心；信而好古對治我們的懷疑，懷疑是愚痴的核心。所以老人家引了孔子這八個字，對治的都是最嚴重的習氣問題。

老人家說道：「我可以聽、可以學，我不敢講經。老師告訴我，你不發心講，他不發心講，將來講經的人沒有了，佛法就滅了。」所以我們佛弟子不能眼睜睜看著佛法衰敗，尤其我們念到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這可能是四百年前祖師講的，講到的是「正法像法，皆已滅盡，僅存末法，有教無人。邪正不分，是非莫辨；競爭人我，盡逐利名。舉目滔滔，天下皆是」。你看這麼好的佛法被誤解成這個樣子，被做成這個樣子。所以我們也要「頓忘鄙陋」，我們雖然條件不算是很好，但是這個是我們的本分，「忽發大心」，來承擔起來。而且我們看到承傳孔子的是曾子，曾子他本來的能力也是比較反應遲鈍的，「參也魯」，但是他很老實、他聽話，他真願意幹。所以老實、聽話、真幹每個人都有的，每個人都可以發心的。而且我們能夠帶動別人，不是我們能力有多少，而是我們真不真誠，我們有沒有毫無保留去做。就像白方禮老先生，他讓整個國家都感動，都為下一代的教育關注了。所以我們盡心盡力也能夠帶動大家都共同來發心，把這個佛法的承傳承擔起來。

老人家他說要開悟才能講，但李炳南老師就說了，假如都不發心，可能佛法就滅了。講經可以講什麼？李老師說到了，可以講註解，「古人註解是文言文，我們把它翻成白話文，只要註解沒講錯就可以，錯了註解的人負責。這個話我聽得懂，是不錯，但是講經要具足條件，我不具足。老師善巧方便，也不勉強」。其實我們看到這一句就要學會柔和質直攝生德，不要勉強、不要控制、不要要求，循循善誘，讓人如沐春風，不強求。有時候好心，一強求，一急了，適得其反，我們閩南話說的「食緊弄破碗」，欲速則不達，孔子說欲速則不達。

你看李老他當老師也很柔軟，他也沒有勉強，他叫我去經學班看看，「我說好，看看可以」。結果去看了經學班的情況，覺得好像不難，因為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小學畢業，大學生只有一個。「我是初中畢業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這裡年齡最大的林看治居士，六十多歲，小學畢業，還在那裡學講經，發憤圖強。我們那時候還年輕，一看到她都能，我為什麼不能？這樣才把講經的念頭觸動」，就主動跟老師說，「我要參加這個班」，老師也很歡喜。

這個故事給我們啟示，所以我們要幹到老，愈老愈值錢。你看這個六十多歲一帶動，功德無量，把老人家都帶動來參加這個經學班了。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，像我們兩位會長，還有這麼多長者，都來給我們帶頭，他們的學習態度都讓我們很感動。你們要配合一下，要給予掌聲鼓勵一下。

我們接著看師父上人他有進一步提到李炳南老師的私塾教學，當然這個私塾的教學也都是依據正確的教學理念來做的。《三字經》開篇講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，教之道，貴以專。」所以教學貴在要專，專一、專注，一個時間學一部經，雜了學習效果就有限。所以佛也說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

辦」，這些都是原則。但現在在學校裡面一個時間學好幾科，我們從小也是這樣讀過來的。所以它的方法、它的目標差異在哪，我們自己都要清楚。

現在怎麼會變這樣？傳統的方法很好，怎麼變成現在的局面？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還是喪失了民族自信心，偏啊偏啊偏到現在這個局面。所以要再把它恢復回來，得幾代人的努力，我們要鍥而不捨，一代人放棄了就斷了。而且都要很有耐性，因為這個不是短時間形成的。所以我們要知天命，我們這一代人一定要盡到我們的本分。尤其是什麼？做榜樣、做樣板，因為就是我們沒信心，才傳統的東西現在都不被採納，都是用工業革命以後的一些做法。工業革命它是生產，你只要有哪些原料，經過哪些手續，最後成品就出來了。可是問題是教育的對象是人，他不是產品。光是人，什麼時候開竅有些人就不一樣了，甚至有一些是大器晚成，他比較晚開竅。所以我們面對現在這個時代，大家都不要沮喪，也不要氣餒，反而更要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」。甚至於我們這一代人都看不到開花結果，但是我無怨無悔的去做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。

「李老師講經的方法完全是中國傳統私塾教學法，對學生個別指導」，都是因材施教，跟治病一樣，對症下藥。我們不能覺得，我覺得這樣好，我就把這個好推薦給所有的人，還得要了解他的實際體質、症狀，你不能這個好就覺得所有的人吃都會好。教學也是一樣，你得了解他的狀況，給他跟他相應的這些修學的建議。

「所以每個人學的東西不一樣，進度也不一樣。一部經學會了，這個標準是要上台能講。怎麼講法？完全複講老師所講的，漏了沒有關係，你不能自己加意見，也不能自己找參考資料，老老實實、完完全全照他的講法去講。這個方法看樣子是非常笨拙，到以後

明白了，這個方法的根源是從阿難尊者來的，阿難尊者結集經藏就是複講。佛家培養法師，世世代代都是講小座，這樣學成的人，那是什麼？學耐心、學謙虛、學恭敬。不在這上奠定基礎，稍微能講的時候，傲慢習氣出來了」，這個習氣出來就好像染污了。要染污很快，要把這個染污再清除出去要花很多時間，一滴墨汁滴到清水裡面，不到一秒鐘的時間，咚就進去了，你再把它請出來要多久？那還不只是花時間，還要拿濾紙來。

所以為什麼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」？功勞太大了，他先入為主，習慣成自然，你把是非善惡都給他建立起來，他就會判斷，他就不會污染。結果我們現在小時候沒有把他的是非善惡建立起來，他又出來染污了，現在又要把這些污染去掉，那是很累人的，習氣已經養成了，還要再改，也很累人。所以從胎教開始教重要。從胎教開始教可以出聖人，三歲以前可以出賢人，三歲以後能學到君子已經很不錯了，所以要抓住時機。但是大家聽完不要捶胸頓足，我都這麼大了。沒關係，把這個遺憾去護念我們的晚輩。人生不會有遺憾，煩惱一轉就是菩提，悲憤一轉就是力量、就是願力。

「傲慢習氣出來了，覺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整個就完了。」這個慢心太容易起來。我記得我十七年前剛到海口，後來去孔廟，然後去拜孔子，跟我們同行有一個法師，他臉也是笑呵呵的，像彌勒佛一樣。我們在一起吃飯，因為一起去的人不是都吃素，也有人吃葷的，這個法師他就笑著說：「人家吃肉滿口香，我吃青菜往西方。」他都沒有任何指責，跟人都沒有對立，他說人家吃肉滿口香，但是我吃青菜往西方，他也跟人家種了個法緣，吃青菜可以往西方極樂世界。然後跟他聊的時候，他也是笑著說的，他說：「我的一些徒弟，還沒有去佛學院，見到我，師父、師父，喊得好親；結果上了幾年佛學院回來，連師父都不叫我了。」所以剛剛有跟大家舉了



一個例子，同樣是紅豆湯，小時候吃感恩戴德，當了老闆吃不一樣了。同樣是這一位師父，還沒有上佛學院跟上了以後不一樣了。所以護念自己的心很重要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因為他學了一些佛學的這些知識，他可能就覺得我的師父不見得懂這些，他慢心就起來了，所以這個一起來就很麻煩。

而我們冷靜來看，其實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從根本的心地去下功夫，叫心地法門。佛家所講的任何一個教理也好、做法也好，都是修我們的真心。比方說佛托鉢，人家給什麼就吃什麼，修我們什麼心？不給人添一點麻煩，都是為人家著想，不給人一點壓力。那我們假如體會到了，我從此處世不給人添一點麻煩，不要給人家有壓力，那就所在之處讓一切眾生歡喜心。

包含你看李炳南老師傳承得很好，李老師交代去講經的學生，「你水自己帶去」。你看連水都不給人家添麻煩。那道場裡面講經立了一個牌：講經的地方嚴禁募款。也是不給人添麻煩，不給人有壓力。不然你在那裡公開放個功德箱，有一個人過去放了，旁邊的人會不會心理有變化？有沒有人在看我？我都沒有拿出來，他不就有壓力了嗎？所以這些考慮我們都能體會到。

所以善知識所做的、善知識所說的都是他的心，他的言行就是他心流露出來的。你能夠從這個言行去看到他的心境，那這個跟他就神交了，心心相印。所以叫傳心法要，續佛心印，我們要傳，傳什麼？傳佛的心，這是修行的根本。

那我們再來看，這個複小座的做法，它是修我們什麼心？我們明白了就知道，古人看起來好像很笨拙的方法，事實上它有很深遠的智慧在裡面。第一個學耐心，你要老老實實去講。這個耐心就是學忍辱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而且你要一遍一遍講，要練到會講，師父講，他那時候是一部經講十遍。講了那麼多遍會不會煩？這

個學耐性，透過這個方法達到了。耐性很重要，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這個就是修忍辱。

成德剛好那個時候到海口去，老人家強調這個三根，但是在那時候的環境只能講《弟子規》，那就一直講《弟子規》，講了十幾年。好像你一直講一直講，也不會覺得煩，愈講愈有味道。後來老法師說學古文很重要，我記得是老人家下飛機，還在機場休息室休息，我們坐在旁邊，師長就說：「古文很重要。」大家都看得出來，我是比較激動的人，所以師父一說古文很重要，我說弟子願意發心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古文很差，就要來練習，這樣才能突破。後來還講了古文講了七十二節課，是在我們馬來西亞講的，馬來西亞中心那時候講的。結果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，也是在機場，師父又說：「《群書 360》很重要，《群書治要》太重要了，《群書治要》是觀世音菩薩，《無量壽經》是阿彌陀佛。」我一聽又激動了，然後又說願意來練習、學習，又開始講《群書 360》，還講了一百多集。

可是我發現一件事，講古文也是講《弟子規》，講《群書 360》也是講《弟子規》。因為你任何道理都要落實，都不會離開孔子講的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。孔子這句話就代表所有學習中華文化的，都要從這七個去深入。聖人講的東西，他一講出來，你不要看短短一句話，它是圓融的。就好像我跟大家舉的例子，印光大師也講幾十個字而已，你看三福六和、三學六度都在裡面，普賢十願。

而當初我剛在海口開始學習講《弟子規》，責任承擔是成長的開始，我一承擔這個責任，每個禮拜都要講課，有時候人家一約還要到鄉下，大樹下，那個樹還真夠大的，幾十個村民在底下聽課，這個樹還有空間可以坐人，那樹非常大，幾百年的樹。而且我講一

句，那個村長還要翻譯一句，因為都只聽得懂海南話，聽不懂普通話，所以我講一句他翻一句，我講笑話都要停好幾分鐘才會笑。

所以承擔這個責任以後發現一件事情，沒有一法不是《弟子規》，我只要看到街上的百姓，我就會發現，我今天有講課的素材了。比方說，這個媽媽帶著這個小孩在路上走，結果在吃甘蔗，然後他媽媽咬啊咬啊，就往右邊把甘蔗渣吐下去了，然後下一秒鐘你就看到那個兒子從左邊把甘蔗渣吐下去了。我一看，你看這個就叫上行下效，你看這個錯誤的，孩子馬上就學會了。就感覺所有的都是《弟子規》，所以看一切人事物都挺有體會的，也會覺得很有收穫，每天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內自省。所以專在一個東西真的是很重要，你的心就能安下來，就不會浮動。

然後又學謙虛，因為都要照著講，不要加自己的意思。成德一開始學佛，就覺得這個是百千萬劫難遭遇，太重要了，一有機會，親戚朋友我們一定跟他介紹。但是我們介紹的時候，先以欲勾牽，他現在最需要什麼？欲，他想要的，他現在最擔心什麼？你要從這裡去給他介紹佛法，他就覺得佛法對他太急迫、太重要了。所以一有機會跟他談，然後就是師父怎麼講的。我記得剛學佛的時候，最常講的就是三種布施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。那個財布施我們一定會講范蠡（陶朱公）三聚財、三散財，也都是從複講開始的。然後愈講愈覺得這些道理太正確了，愈講，慢慢慢慢就體會師父上人他應機的善巧在哪裡，你講著講著不知不覺就深入，就會去領會到。這個是學謙虛，把善知識所教誨的完全納受在心裡，然後好好去依教奉行，就會體悟到他整個思想的脈絡在哪。

我記得我當時去了半年，然後在深圳有人邀請，對三百多個社會大眾講課。結果我講完，就有一個老人家走過來，然後很神祕的把我拉到旁邊去，然後就跟我說：「你講的都是佛法，可是你一

個佛字都沒有講。」他好像發現了什麼大祕密一樣。請問大家，老法師有沒有交代成德，你去海口講，一個佛字都不要講，有沒有這麼交代？沒有。奇怪了，那我們為什麼知道一個佛字都不要講？師父有說，「面對境界要清楚」，你現在在這個環境裡面，他不能接受的，你何必要執著？

比方說，你在學校裡面不能講宗教，是吧？你這個是忌諱，你怎麼可以去講，讓人家誤會？我就不講自覺，我也不講覺他，我就講明明德可以吧？明明德自覺，親民是覺他。儒家跟佛家的這些教誨都是相通的，所以事事無礙。假如人家邀請你去講，說：「我今天請你來講，但是你一個佛字都不能講。」然後我們說：「那我怎麼講話？那不能講，不講了。」那一個法緣就不見了。

就是我們在境界現前的時候，我們在思惟，很自然的，師父是怎麼教我們的，它就浮出來了，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情。假如說教你一句你會一句，教你一個動作你會一個動作，那是學死的，不是學活的。可是往往就是因為這樣老老實實下去，才能深入，才能學出耐心、學出謙虛，謙虛受教有地，取善無窮。再來是學恭敬，恭恭敬敬講善知識教的東西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。所以所有的方法都是修我們的心，慢慢恢復真心，跟謙虛相應、跟忍辱耐性相應、跟恭敬相應，全修在性。不是我們心不甘情不願去遵守，都是歡歡喜喜相信祖先留下來的，然後歡喜去做，慢慢慢慢就領悟到了。

接著，「李老師講經不准錄音」，誰要放一個麥克風在他面前，他絕對不講。「他的教學方法就是教你全部精神貫注聽講。」章嘉大師在教導老和尚的時候，是不是也是讓他隨時專注，心靜下來？這樣這些教誨才能入得了心，心浮氣躁，都是這邊進去這邊就出來了。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過，「入乎耳，出乎口」，這是小人之學

，沒有入到心裡面去；「口耳之間，則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」，那就等於是我們聽的、我們學的，跟我們的一言一行沒有關係，聽了就去講給別人聽，佛家講變口頭禪了。應該是聽了，「入乎耳，著乎心」，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了，隨時遇到境界，一言一行就是從這一個真心流出來的，「布乎四體，形乎動靜」。

所以這裡提到，這個教學方法要全部精神貫注聽講。我們現在又有錄音機，又有電腦，多媒體，很方便，反正今天沒有聽，我到時候再聽錄像就好了。我這次去倫敦，有一位同修他本來要到現場來，然後想一想有錄影、有錄音，我之後再聽吧。過了一會，他自己反觀，就說這個成德法師都來到倫敦，四個多小時車程都來了，我還不去現場聽，還想說之後再聽錄音就好了？後來他就到了現場，我還嚇了一跳，我說你不是不來嗎？其實他當時候說不來的時候，我就已經隨緣了，當時候就覺得人要珍惜其實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我沒有指責的意思，我覺得這人之常情，我當時候就有這個感觸，但是也就過去了，突然又看到他，很驚訝。因為我當時候還是在跟大家分享，那時候禮拜六，你們可能沒有注意到，我跟你們講著講著他就走進來了。

所以老和尚講這段其實對我們也很重要，我們現在因為有太多的工具，反而這個專注減退了。專注才能領悟的，所以還是要全神貫注聽，不能因為有這個方便了之後，反而這個心境是退轉了。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，工具愈來愈發達，人的恭敬心反而在退步了，修學真正成就的人也是在退。

所以要全神貫注聽才會有受用，你放個錄音機在那裡，心就懈怠了。為什麼？沒有聽清楚不要緊，回去還可以重聽，你有依靠。你看心一有依靠，他就有執著點。「寫筆記也不行」，就是要全神貫注。「同學們遇到困難，想去請老師再講一遍，老師會打人、會

罵人，打你、罵你，不跟你講。為什麼？給你講，你心裡就有僥倖的心」，「罵了、打了不講，就逼得你必須全神貫注」。

所以大家看，你有依靠了，不行，真心一法不立。我們現在就是要恢復真心，有依靠就有執著，有僥倖的心，又有執著了。所以大家看了這一段以後，要觀照自己，我有沒有任何依賴、依靠？這些都要打掉。我有沒有任何僥倖的心理，應該不會吧？沒那麼嚴重吧？僥倖的心理都出來了。

所以「這樣教學的目的是教你開悟」，教學的目的。我們學東西得知道我們的目標、目的在哪。現在教學就是知識的積累而已，它的目的不是開悟。可是大家要知道不進則退，學知識沒有提升，所知障愈來愈重，「不力行，但學文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。所以這樣的一個教學方法，每一堂經你都有悟處，因為全神貫注聽。而且聽的相應的部分又提醒自己，我當下就要去落實、當下我就要轉念。假如今天我們聽一段師父的教誨，「師父講得很有道理，但是我可能以後才做得到」，那這個念頭就是個障礙。所以大家聽經一定是這個教導我當下怎麼做到，都做得到，做不到師父不會講，師父是應機說法。所以大家假如覺得哪一段我覺得現在很難做得，一定要提出來，不然我剛剛講的就是錯的，我就要負因果責任，你們一定要幫我提出來。

這樣全神貫注去聽，「積小悟成大悟，積大悟就成大徹大悟，你的境界年年提升」，所以記的東西統統沒用了。最重要是心境一直提升，而且心境一提升，你看經典它是相應的；境界不提升，經典是經典，自己是自己，真的看得懂嗎？也比較難。因為那些經教都是佛菩薩的真心流出來的，我們的心要跟真心愈來愈相應才聽得懂。而且心境一提升，學的是什麼？觸類旁通，舉一反三，是用悟性去學的。

所以「醫道」精華裡面是不是有講？好像有一次柳大夫在問許浚跟柳道知，然後他們兩個回答，這個病症應該要怎麼樣治。結果柳道知的用詞好像是用了「一定」還是什麼？然後許浚就說：「醫書裡面沒有這個字眼。」為什麼？因為每個病人的體質不一樣，生長的环境不一樣，你都要因應他的差異。所以為什麼佛法說法無定法？其實中醫是不是也是這樣？就是中華文化的東西它強調的是悟性，這個是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，我再講太多，把大家的悟門堵住了，我就有罪過了。所以大家要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。

大家可以去體會一下，全神貫注聽，不要記筆記，去感受感受。但是你不要聽完這句話，看到人家記筆記，「不要記筆記了，成德法師說別記了」。我可沒這麼講，你們不要害我。法沒有定法，他記了他會比較安心，你就讓他記。他記了以後回去多看幾遍，他覺得有收穫，那也好。因人而異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你用這個方法，你真的有進步、有得力了就好。成德是覺得按師父這樣子來學，成德覺得師父講的真的很精闢，全神貫注去聽、去領悟。然後那個領悟了，尤其是領悟到我錯在哪了，然後就效法顏回夫子不貳過。師父說，感情的污染是自私自利，聽懂了，不能讓自私自利的念頭再出來，這樣是糟蹋自己的佛性，不自愛了，就用這樣的領悟然後照著去做。

所以「古來祖師大德教學的一套方法，跟現代不一樣，現在這些方法幫助你記憶，記憶是什麼？幫助你分別，幫助你執著，你永遠不會開悟」。因為智慧是本有的，它是被障礙住了，就好像太陽光本來就在那裡，那被烏雲遮住了，你把烏雲撥開，太陽本來的光明就出來了。烏雲是不是真的？大家坐飛機，你到雲層裡面去，真的有雲嗎？你伸出手來摸摸看，也沒東西，所以它是虛妄的，妄心

，你別把它當真，風一吹它就不見了。不能認假為真，真心是我們真有的，不能認真為假。

接著我們看下一段：「我聽李老師講《華嚴》，我只聽到第一卷，第一卷聽完之後，下面的八十卷我都能講。」傳統文化強調悟性，不是學知識的，你看老人家才聽一卷他就會講了。「因為老師的思想、理念我知道，方法我也知道，我在台中學的是這個。用什麼樣的心態來講，用什麼方法講，活的，這是沒有辦法教的。必須什麼？長期追隨老師，一堂課不缺，你慢慢在這個裡頭去體會……去琢磨，在這裡面體會的心得，然後我們自己在講台上能夠靈活運用。」你學他每一句怎麼講，那是學死東西，那不能變化，不能契大眾之機。「聽眾裡面有程度高的，也有程度低的，都要面面顧到，讓所有的聽眾都能生歡喜心，這叫成功。這種講座非常不容易，李老師稱之為叫『大講座』。大講座不是講堂大，不是人數多，而是聽眾程度相差很大，你要叫大家都歡喜。」

聽了這一段，我們得長期跟著老師，一堂課都不缺，我們現在容易做到嗎？有佛法就有辦法。我上次好像跟大家推薦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老法師講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都是他身邊的常隨弟子，老人家耳提面命。成德覺得那套光碟就好像手把手在帶學生一樣，我們可以好好來學這套光碟。真正在學這個光碟的時候，真正去體會師父上人他的思想、他的理念、他的存心、他的智慧，他怎麼用智慧來應這個時代的機？怎麼護念學佛人？怎麼給這個世界走出一條活路出來？這個我們都要自己去觀察、去體會。

好，今天時間已經超過太多了，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阿彌陀佛。

——恭錄自：弘護人才扎根班（第十七集）



2020/10/11 檔名：55-164-0017